



劉向說苑卷第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
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
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
斷惟在一人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之命
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
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
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

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有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

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揚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揚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

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擊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剗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

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儼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

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
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
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線經之色勃
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
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
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
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
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
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

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
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
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
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
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
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知所以
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
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
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

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躋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

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竈生龜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

美利而備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朝覲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之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

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血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且如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古語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血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

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為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一弁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

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丁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

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眾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

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素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

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
人有為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
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
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有幾何家果失火
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
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
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
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
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
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徒薪

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
徐福帛十匹拜為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
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
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
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
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
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
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
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

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檐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

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足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

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
賓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
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
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
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灾親戚之困
而供之在軍食孰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
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
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
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

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
轂十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為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
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
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
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
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
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
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

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
人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
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
來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
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
來以大雨水平地而畜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
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
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
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

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
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
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
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
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
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
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
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

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
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
對曰卜戰龜燬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
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
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
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
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
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山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
禍也夫吳國其富而才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
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
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
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
越也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
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
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
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
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饑饉而攻之
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
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鄆澤靈公未
喋盟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
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
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
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
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
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
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
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
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

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
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
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
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
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
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
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
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

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馬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馬武仲立三年為二兆

馬孺子容立三年為二兆馬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誑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

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襄也數見襄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襄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襄弘也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

也今我未以徃而簡子元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歛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猴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宀之寢安殆非封也

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持旗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合封也

劉向說苑卷第十三

劉向說苑卷第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

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
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
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
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慝生達詐
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
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
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
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
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
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
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
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
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
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
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為也於是
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
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墓也爾殺吾兄吾又
殺汝則是父子昆弟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

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

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勲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

仁義趨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聞兵器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

姓敢無中土乎使子
周公卜居曲阜其命
昌不賢則速亡季孫
之俠於兩社之間也
其替之益速如是則
在擇地而封哉或示
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
禪賢三王世繼孰是
曰令之對曰天下官

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
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
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
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
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
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

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
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
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

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
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
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
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
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起說之不
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千雲宮殿
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
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
下竭民力而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
僅存之玉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聞

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殪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對曰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及之則何殪之有君不惟此而苟營內

好私使則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殪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春環有

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雝由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
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
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
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
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
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脊
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
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絕
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
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
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
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
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
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
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

廢壞服重一歷遠周流應聘乃侯幸施道以子百姓
而當世諸一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
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
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
欲私身渾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
群生者瓦

秦晉戰亦入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
息明日詰明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
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奔之不
惠也不往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
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
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
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
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而見秦伯曰吳無道兵
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
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
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
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
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為名也功成

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
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
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
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
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
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
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
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

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
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
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
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
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十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
子意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
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
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
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

之車千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一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招萊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

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彼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

柄而以私聞與五口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於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鞞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鞞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

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也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則主失威下陵上一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出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與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

父之讐臣不為也此是止其後用一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敢敢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其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為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

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
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
法令而親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
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
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
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
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
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
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劉向說苑卷第十四

劉向說苑卷第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
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土八兵不可玩玩則無
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
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
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八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劔利倡優拙夫劔利則
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

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

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柰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濞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

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
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
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
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
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
利兵，盛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
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
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
效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趨疾而

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
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
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
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
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
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
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擄辱不行，大為天下戮。
咲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
外。本惠未襲，不可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立於是田將軍恐駭位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帚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竟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

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
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
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
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
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
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
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衆
練其情執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

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
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
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
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
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
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
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
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
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

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
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
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
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
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
以率先士大夫充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
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
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
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
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劔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
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虎之守戶如輪之逐馬
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閭不及鞞呼不及吸足舉
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
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
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
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
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
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

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

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歲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鬥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

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被害之我利之雖

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及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

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庶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箴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大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

吳必夜至甲列壘以待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濼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

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荆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
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
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鍔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
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
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
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
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鳴夷子皮聞之告田
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

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
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
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
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
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
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
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
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

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紘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

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
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
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
布席周公不導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
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
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
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
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
傳之於庶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

誅管蔡

劉向說苑卷第十五



卷十五

